

「北返之鷗」訴鄉情

故鄉與第二故鄉是溫悲鷗作品中不時被表現的主體。在他的作品中，地理空間與精神空間的色彩對話一直在以特殊的方式存在。在大時代的動盪歲月中，溫悲鷗用人生的畫筆、歲月的色彩寫下了找尋原鄉精神中的不同感受，並讓這種感受延續到今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受訪者供圖

溫悲鷗這個名字，對很多中國的美術愛好者來說，可能比較陌生，但在他的出生地印尼，以及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Wen Peor卻是頗受藝術界歡迎、具有鮮明獨特風格、與印尼著名畫家亞梵地(Affandi)、李曼峰等人齊名的畫家。

出生印尼的藝術奇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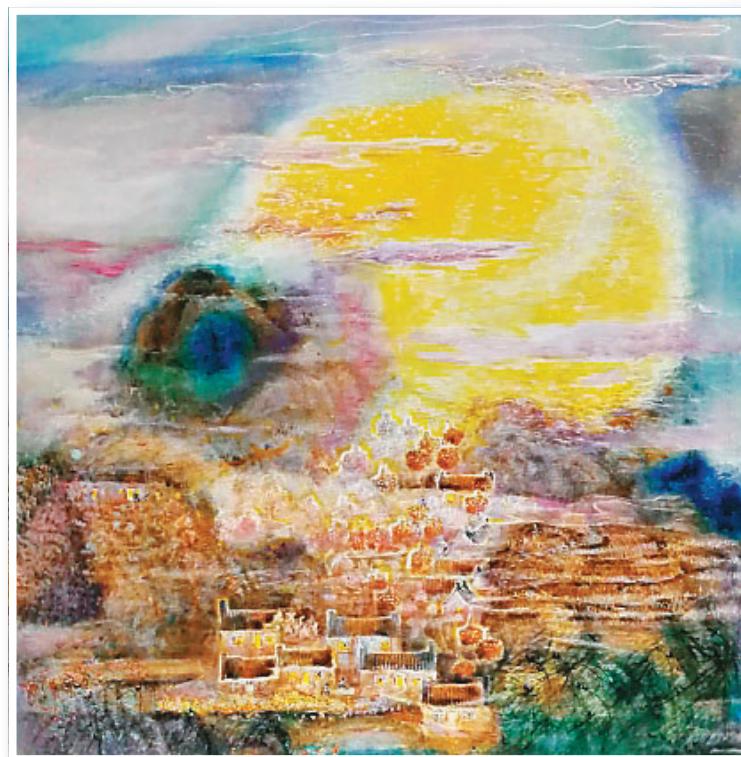
溫悲鷗(Wen Peor)，原籍廣東梅縣。1920年出生於印尼蘇門答臘島巴東市。1934年回廣州廣雅中學念書，得水彩畫家梅雨天教導，逐漸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與古元、賴少其、唐德鑒和梁蔭本等先後成為校友。1945年參加印尼名畫家亞梵地(Affandi)、亨達(Hendra)等組織的「人民畫家協會」。1949年在巴東舉辦首次個展。1955年與印尼著名華人畫家李曼峰等人共同創立「印華美協」，次年被選為理事，後為副主席。1957年油畫《月是故鄉明》為印尼總統蘇加諾購藏，現藏印尼總統府。1969年參與創作北京華僑大廈大型壁畫。1980年南下香港定居，之後多次應邀回印尼參加畫展，此間多幅作品被東南亞、日本和香港等地私人藏家高價收藏。2001年出版《故鄉與第二故鄉——溫悲鷗畫集》，此後數年，以賣畫所得資助內地超過100名貧困大學生。2007年病逝於香港。

印尼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國家，而今年適逢香港特區成立二十周年，廣東畫院與珠海古元美術館在珠海古元美術館舉辦「故鄉與第二故鄉——溫悲鷗畫展」，以紀念逝世十周年的印尼歸僑畫家溫悲鷗先生。這位曾經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和重要驛站——中國和印尼奮力飛翔的「北返之鷗」(著名畫家葉恭紹先生語)舉辦專題紀念畫展，實在是具有不平凡意義的畫壇佳話。

畫作成為友誼之橋

溫先生一生為人低調，溫良恭讓，但依憑對中國、印尼兩個故鄉的熱愛，對生活、大自然的細緻觀察，對創作的熱情和真誠，筆耕不輟，藝術追求不斷得到淨化和昇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溫悲鷗先生自幼熱愛美術，堅持自學，孜孜不倦，觸類旁通，在油畫、水彩、水墨、彩墨、亞克力(丙烯)畫、版畫、鋼筆畫、刻章甚至木刻等方面都有較深的造詣。他的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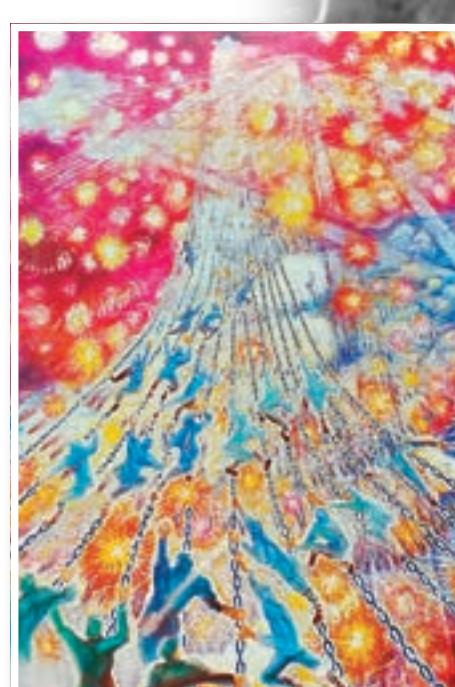
■《故鄉之月》

充滿時代氣息，有強烈的使命感和浪漫情懷，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對色彩和線條具有天生的敏銳觸覺，畫作顏色豐富多彩，線條富於想像力，創作大膽而不落俗套；年輕時筆觸粗放，用色頗為凝重；晚年性格趨於沖淡，用色走向燦爛而夢幻。他的作品題材廣泛，筆下既有中國的壯麗河山，也有印尼的寧靜漁村；既反映波瀾壯闊的時事現實，也歌頌歡樂的家庭溫情；既有婀娜多姿的巴厘舞女，也有力抗狂瀾的黃河船夫……南洋風情與中國元素相得益彰，使他的畫作散發出動人的獨特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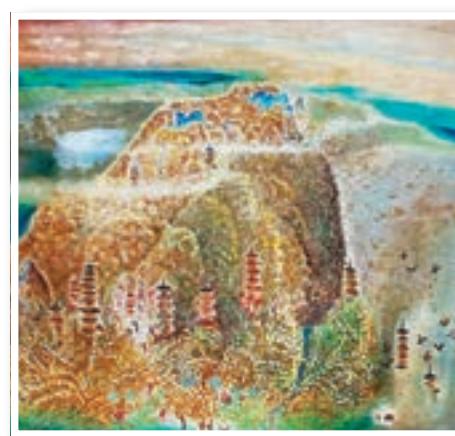
溫悲鷗先生是僑居印尼的華人，與印尼著名美術家亞梵地(Affandi)、亨達(Hendra)、蘇達梭(Sudarso)等人交往深厚，年輕時經常一起切磋畫技。1982年，75歲在印度尼西亞高望重的亞梵地(Affandi)，得知睽違多年的溫悲鷗定居香港，馬上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親筆信，邀請他到印尼，像以往一樣一起談論藝術共同創作。寥寥數語，道出了對溫悲鷗這位華人兄弟的深切思念之情，中印民間的友誼源遠流長，在兩位傑出藝術家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證。

尋找原鄉精神

在展覽的開幕式上，溫悲鷗的兒子溫海在致辭時說：「千言萬語，唯有感恩。感謝廣東畫院、古元美術館以及珠海市相關單位的領導和各界友好，讓這次父親的紀念畫展得以成功舉行。這次畫展是父親逝世後第一次在中國內地舉辦的紀念個展，而父親與古元先生是校友，我相信這種緣分使得這次紀念展覽更顯得意義深長，相信父親在天上也會欣然地微笑。父親一直自喻為藝術上的北返之鷗，就讓父親的作品，從珠海這個南中國海邊珠江口畔風景秀美的海濱名城出發，成為溝通中國、印度尼西亞這兩個海上絲綢之路重要國家美



■《強渡大渡河勇士》



■《情人崖夕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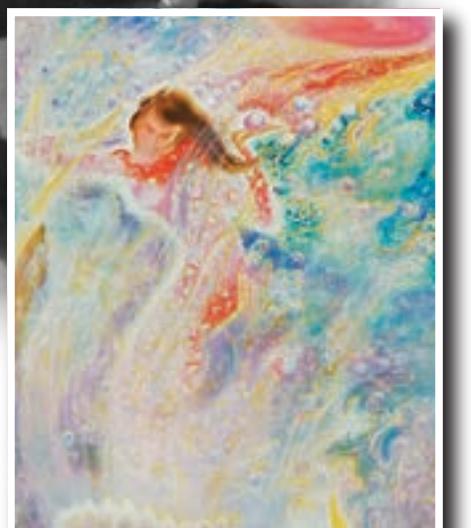


■寫生中的溫悲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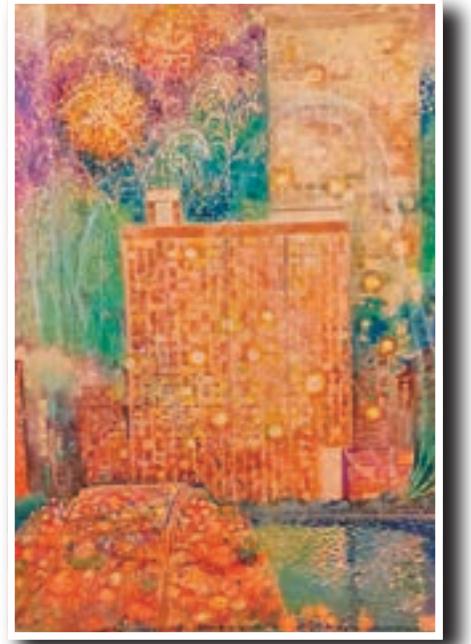
麗的文化信使，再次飛翔！」

溫海告訴本報記者，溫悲鷗生在印尼，其社會身份在藝術的承載之下，逐漸變成了一個同情左翼的進步藝術家。正是這一原因，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印尼政局急速變化之後，他迅速離開了印尼。而這似乎並沒有割斷他與印尼的聯繫。人們可以在他的諸多作品中找到這樣的聯繫。故鄉與第二故鄉，對溫悲鷗而言，這是不可分離的共存概念。在他的畫作中，始終能夠感受到一種質樸和滄桑的原鄉精神。如果是刻畫千島之國印尼的作品，則能夠感受到非常細緻的地理描繪和線條；而描繪中國山河人物的作品，則充滿了一種接近空靈性質的磅礴氣勢。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地理而言，印尼是溫悲鷗的第一故鄉；但從精神層面而言，中國則是溫悲鷗的第一故鄉。地理的故鄉和精神的故鄉在溫悲鷗的畫作中，構成了獨特而精巧的對話：人生的對話，藝術的對話，歷史的對話，家國的對話。

溫海表示，其父的作品具有濃厚的歐洲油畫風格，可以找尋到梵高等人的作品風格，這與印尼曾經是荷蘭的殖民地有很大關係；而溫悲鷗返回中國之後，也將中國畫的風格融匯在西畫的創作中。畫作風格的多元和要素的融合，在某一個面向上也印證了華僑的多元背景和生活境遇。這是大的歷史書寫和小的藝術評論都不能忽略的重要主題。東南亞華僑的藝術史，在溫悲鷗身上有了一種更加動人和深邃的思索。



■《東方明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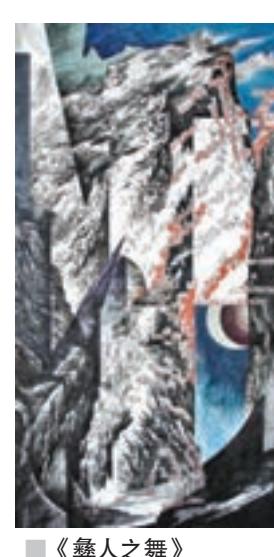
■《海珠橋畔》

郭志全：融匯中西的奇特新水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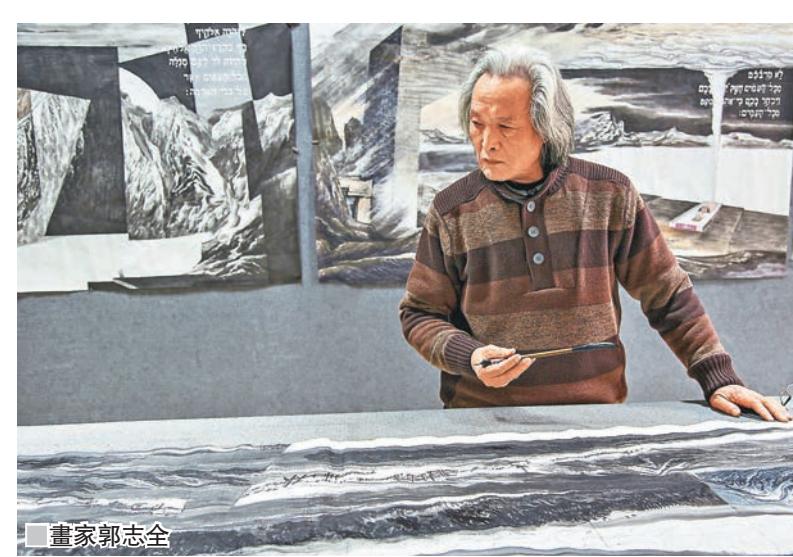
郭志全1942年生於四川樂山，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擅長山水、花鳥、書法、美術評論，為文化部中國詩書畫研究院研究員。作品曾在中國美術館、法國巴黎秋季藝術沙龍展、香港全球水墨畫大展等地方展出。其作品《彝人之舞》將參選2017年香港全球水墨大展。他川人而京居，南人而北向；以北剛健南柔，用南柔化北剛。在思維上，他繼承「穩定性」吸收「變動性」，繼承「直觀性」吸收「邏輯性」，形成獨特的「中思西想」。因此，在創作實踐上他一條既保持中國傳統語言特徵又吸取西方硬邊構成的新路。

國畫的改革已經經歷百年，漸漸形成三大路徑：一是新文人畫為代表的傳統延續型；二是裝置水墨為代表的觀念型；三是墨彩畫的東西融合型。郭志全的畫基本上屬於第三種，但其作品卻既不像吳冠中、黃永玉式的墨彩。在精神上他中國傳統味更濃一些，但形式結構上西方後現代感也同時更強，他稱自己的畫風為「水墨構成」。

這種畫風在主題上由傳統儒道追求脫離物質表層的「天人合一」更進一步演變成「天人神會」。「天人神會」是郭志全追求的最高境界。這裡有兩層含義：一是擴大視野，反對將生活僅僅看作是自己周圍習以為常的事物，改變區域性



■《彝人之舞》



畫家郭志全



■《神馳樓閣》

畫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作繩自縛，回到世界生活大家庭。所以，他的山水畫大膽地打破時空，把多種物象自由拼合，以完成其心中的意象。我們可以驚訝地發現：一個龐然的佛頭矗立在山川大地之上，靜靜地凝視着這慌亂的世界；巨大的橫紋木星忽然降臨我們的城堡；潛水艇也浮上了湖泊江河之中。這些奇特組合無疑構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奇特意境，一種迥異於古代天荒地老、空無寂滅的山水境界的現代感。

其次，「天人神會」對比

「天人合一」也有更多的人性思考，目光更多地投注於人類生存的環境。作品《覓踪大海道》、《神馳樓閣》就是藉一個古老國家神秘消失的故事隱喻生態環境的惡化。

在技法上他又在傳統水墨軟分割的基礎上引入西方前衛現代主義，尤其是立體主義的硬分割線條和幾何圖案，在東方的有機整體意象和西方的數理形式抽象之間左右徘徊。來自西方的硬邊藝術帶着鮮明的現代工業文明信息，啟示一種現代科技的精密，但其強烈的直線、圓弧分割造形，也暴露出機械單薄的弊端。水墨靈活多變的滲透邊沿順勢導出軟邊分割，彌補了這種不足。

所以，郭志全的山水畫是奇特的、怪誕的；卻又是傳統的，充滿着中國古代藝術所特有的那種神秘、深邃的物質。

文：陳添浚

聞香識羅湖 原弓個展深圳開幕

當代藝術家原弓作品「空香」的氣味，首次飄到了深圳。日前「聞香識羅湖——原弓個展」在羅湖美術館開幕，本次展覽涵蓋了裝置、影像、繪畫和文獻等原弓所創作的作品。

據悉，原弓自90年代以來，一直涉足中國當代文化的各個層面。2011年第54屆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中國國家館，與其他藝術家一起以「瀰漫」為題創作了五件大型裝置，分別產生五種不同的氣味，其中原弓創作的「空香」以水霧的形式釋放熏香的氣味，製造出仙境一般的氣氛和景象，引起了國際藝術界的強烈反響。

「從2011年到2017的六年時間，原弓作品的氣味，從威尼斯到布拉格、哥本哈根、卡塞爾、北京、上海、香港，在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城市瀰漫，如今，這股香氣已經瀰漫在羅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聞香識羅湖——原弓個展」在羅湖美術館隆重開幕

李望賢 摄